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五

起太建四年  
盡太建六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王太建四年

齊高緯武平三年周宇文邕建德元年後梁蕭歸天保十一年

春正月丙午以尙書

僕射徐陵爲左僕射

尙書置二僕射分爲左右若省一僕射則止稱僕射

中書監王勣爲右

僕射

己巳齊主纁祀南郊

五代志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

以正月上辛今書己巳以致齋之日爲始也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通內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壇

之外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陸祀所感帝蓋  
感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  
帝及配帝各用駢牲一 庚午上享太廟 辛未齊主纒贈琅琊王儼為楚

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

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際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

後周做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其小周深護  
行人之職與杜佑日後周秋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上士

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菩薩為太尉考異曰北齊書北史並同不  
知菩薩何人亦不言何官

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

卿為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

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

言魏保太后故事保太后事見百二十  
卷宋文帝元嘉二年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

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之德  
代宓義立號曰女希氏蓋宓義之後

已歷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也孫儒曰女嬀古女后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得是僕

射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

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

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嘗深

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

天道何如後周稍伯蓋周官稍人之職周官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即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杜佑曰後周地官之

屬有每方稍伯中大夫又每遂有小稍伯稍大夫皆下大夫又有小稍伯稍正上士中士季才對曰荷恩深厚

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隋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別招搖三公之位也西近文昌二星謂之

上台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曲禮百年曰期頤鄭元曰期猶要也

願養也受旦爽之美子孫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

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為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

穿

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周主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周主誅之冀得其位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

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

之周官宮伯掌王宮宿衛次舍之職事內史掌詔王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後周蓋髮髻其意以置官至隋諱忠字以中書爲內史其位任尤重左右侍亦倣周官侍御以置官而擢其名五代志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在前侍之首行則夾路車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左右侍陪中侍之後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左右後侍掌御寢北門之左右

日周制宮伯中大夫屬天官內史屬春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安化公普爵以別護子周主

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周主立侍於旁內辰護

自同州還長安周主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

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

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

周成王作酒誥

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周主

所戒讀酒誥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

記天子帽從鄭元曰珽亦笏也珽之言珽然無

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護廣其首如椎頭唐志今制庭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護

踏於地周主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

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周主召宮伯長

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

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

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賁

傑

護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其屬有長史司馬司錄

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

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宿將多不自安

護殺貴等事見百六十七卷高祖永

定元年

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

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  
又承閒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  
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祿之盛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  
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  
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周主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  
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  
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閒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  
曲而暢之周主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周主慰勉  
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  
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周主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

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遣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濟璽  
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宏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  
名丁巳大赦改元建德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將軍與王軌竝加  
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  
周主同學及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  
之疑也以爲右侍上士周主嘗從容謂之曰公之于我猶漢高之  
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恆侍左右出人臥內預聞機  
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好直言朝政得失外閒細事無不使周主  
聞之周主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  
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

緯謂七緯日月五星之行失行則爲災  
災候謂月令七十二候失節則爲災宜

返政歸權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



迴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時周主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世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太祖十見甯可悉爲天子卿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頓膝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甯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

很意望大家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

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反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爲後

三年衛公直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作亂張本

杜佑通典周制工部中大夫賜冬官五命禮部屬春官中大夫五命小禮部上士也二命庚寅周追尋略陽

公爲孝閔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贊爲太子大赦 五月癸

卯王勣卒 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

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人嘗謂諸將曰

兵馬處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趙令謂趙彥深盲人掌機密以來祖珽病盲故誌

之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

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

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

宣帝大建四年

滕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繆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疋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閒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尙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強鄧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亮二州刺史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語省而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眾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意光英

男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榘  
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  
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鄒道益奏之齊主  
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盲老  
公謂臣也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斛律光字明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謠言  
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齊主  
請閒唯何洪珍在側齊主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  
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  
露如何齊主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  
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

家藏弩甲僮奴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  
恐事不可測齊主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  
反果然齊主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  
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  
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  
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齊自文宣以來每殺諸  
王大臣劉桃枝率懷臂  
爲之故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  
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  
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恆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制  
二千石郎掌儀  
外得失等事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隻射箭百  
貫刀七賜稍二則非私  
藏兵器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聚杖二十束擬

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班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主圖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

軍因言珽與廣甯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

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輒自羞而顏有恚悅者爲

顏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

語告令瑱令瑱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地形志天平初置鄭州治長社城武定七年改鄭州

治潁陰城周滅齊改鄭州曰許州於蔡陽置鄭州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

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

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

如周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任城王浩爲右丞

相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甯王孝珩爲大將

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 齊尙書

右僕射魏收卒收弱冠時隨父子建在定州好習騎射欲以武藝

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漸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遂以文華顯用於時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移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有所不逮遂爲一代文宗鄭伯因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然性甚輕薄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宴於東山收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文宣寵狎之人號之云魏收驚蛺蝶 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果來聘上謂之曰若欲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于齊主纔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



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  
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  
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曰齊主立之戊子立皇  
后胡氏 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爲尙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  
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 癸巳齊主遷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  
日有食之 辛亥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

悉免爲民

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破  
士民皆爲魏虜入關

辛未周遣小匠師楊勰等

來聘

匠師大司空之屬也杜佑通典周小匠  
師下大夫屬冬官四命又有上士三命

周綏德公陸通卒

乙酉上享太廟

丁亥夜江南地震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

爲皇后私謂齊主繹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又以胡  
后有寵於齊主不可離開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

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恆齊主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十一月庚戌周主嘗行如羌橋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長安以趙公招爲大司馬十二月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長安以西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丙戌還長安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

人然齊主繹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  
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  
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氣殺生子奪  
唯意所欲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  
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耨  
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

梁世祖承聖二年突厥土門可汗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

稱爲木杆可汗耨但既佗鉢之弟蓋小可汗也

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絹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

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

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國補苴

在南兩兒戲指周齊二主而言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

考史曰周

書曰后有姿貌齊容止周帝甚敬焉按房元齡唐高祖實錄云神武帝納突厥女臣而無寵太穆皇后勸帝強撫慰之今從之

神

武公賈殺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疆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周主深納之此女後適李淵是爲唐高祖寶

皇  
后

癸巳天建五年齊高緯武平四年周宇文邕建德二年後梁蕭詧天保十二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

尚書沈君理爲右僕射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

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

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車輶曰衡持輪者曰軸車非二者不行故以爲喻號曰三貴蠹

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竝開府儀同三司萬

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齊主違常先引長

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

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庚辰齊遣崔象來聘 辛

巳上祀南郊 周主邕祀南郊 甲午上享太廟 周以柱國田

宏爲大司空 周主邕享太廟 是月齊鄴都及并州有狐媚多

截人髮 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爲皇后

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而有黥字

北史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宋欽道家欽道之

婦妬輕霄黥其面爲宋字姦私而生此女莫知其姓

后旣以陸令萱爲母穆提婆爲外家號

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由是

不復問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齊主纘頗好文學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

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玕顏之推同判

館事又命其撰修文殿御覽之推舍之九世孫也早傳家業更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聰穎機悟有才辭作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其教子篇略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閒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云爲恣其所欲互誡反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哉斯語其兄弟篇略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

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其  
勉學篇略曰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  
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  
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  
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  
緒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  
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人生小幼精  
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  
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  
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塲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

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而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辛亥白虹貫旦 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 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齊以北平王伋堅錄尚書事 丁巳齊主緯如晉陽 壬戌周道司會侯其陳凱等聘於齊 庚辰齊主緯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其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其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



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十

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潛亮出歷陽夏四月己亥周主邕

宮太廟

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于大峴破之

梁置巴州

於巴陵北大峴在合

肥之南歷陽之北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南陽王綽

為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為太尉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

宣陽王趙彥深為司空

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

今具州開即其地涂讀曰濠

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

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

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

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

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濠蕪擊破之又遣開

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

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

齊置秦州於秦郡涇州於石梁

悉江淮閒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

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

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

唐高祖遣李密徇山東延臣多諫帝曰如以蒿

箭射蒿中耳言不足惜也

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

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項必不同

北而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

肘宓子賤爲單父宰言於魯君請與二吏俱至邑使二吏書而掣其肘書不工輒怒之吏不能堪歸以告魯君魯君曰是慮我掣

其肘耳必賤是以能爲單父後之言掣肘者本此

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

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

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外左兵  
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  
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  
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遂爲百穀祈甘雨鄭元曰雩吁嗟求雨之祭孔穎達曰天之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後齊以正夏龍見而雩祭太極五精帝於夏郊齊師選長大有桡之東爲圖壇於其上祈穀實以麴酒文宣帝配齊師選長大有桡力者爲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瘴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

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數弓未發

摩訶遙擲銃鎧

銑錐也

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

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

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

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

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

南譙太守徐杲克石梁城

五代志石梁在江都郡永福縣齊置涇州於此

五月己巳瓦梁

城降

以五代志及之瓦梁城當在江都郡六合縣界

癸酉陽平郡降

以地志考之梁置淮州治淮陰縣其屬

有陽平郡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城西

甲戌徐杲克廬江城

按地志梁置廬江郡治潛縣潛縣今屬無為

軍界徐杲之師蓋浙西向

賁灋進軍逼歷陽歷陽窘蹙乞降灋緩之則又

拒守灋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

請降濩縣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丁丑周以柱國侯

莫陳瑒為大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江陵總管陸騰為

大司空瓊崇之弟也 己卯齊北高唐郡降 五代志同安郡舊松縣梁置高唐郡 辛

巳詔南豫州刺史黃瀘麇徙鎮歷陽 晉氏南渡豫州縣置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咸和間

庚亮治蕪湖咸康間毛寶治郛城永和初趙允鎮牛渚二年謝尚鎮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甯康初桓冲戍姑孰宋承初中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泰始中淮

西陷沒以揚州之淮南宣城為南豫州治宣城蕭齊治姑孰梁武住兵治無定所侯景之亂江淮之地皆歸高齊陳治宣城今復歷陽命徙鎮焉 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

齊昌外城 五代志新蔡郡新蔡縣舊曰新陽梁改新水後齊改曰齊昌近齊昌郡 丙戌廬陵內史任

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 東關東西二城吳諸葛恪所築也 進克漸城 五代志

治襄安縣 戊子又克譙郡城 此地形志合州之南譙郡城也亦在新縣界 秦州城降 自

梁日斬 月辛亥拔秦州水閣至 癸巳瓜步胡瑩二城降 二城皆在六帝以合縣界臨江

是三十八日州城始降

是

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廢素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麗姓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且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羸弱於近習時胡后猶未廢珽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自內省出就朝列金紫光祿大夫本晉之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後遂于左右光祿大夫之下又置金紫光祿大夫而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爲銀青光祿大夫後齊置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第三品君瑜既解中領軍有品秩而無職事

君璧還鎮梁州胡后

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

主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憫默憂而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

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

來觀之大是姦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齊主令韓長鸞檢案長鸞

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

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齊主長鸞不許遣人推

出柏閣珽坐不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

尙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

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尙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

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

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尙書天下尙書豈獨段家尙

舊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共構祖珽

逐而代之

齊蘭陵武王長恭以邳山之捷威名大盛

考異曰北齊書長恭

與周戰於邳山後主謂曰入陳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雖其稱家事遂忌之故邳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主時年九歲尚未卽位何得有此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

曰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

蕭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

陳曲

王齊主寤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

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邳

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

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

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

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疾不



療齊主遣使酖殺之長恭貌柔心壯晉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故人樂為用 六月郢州刺

史李綜克瀘口城

水經注江水逕魯山南左得瀘口水又東合瀘口水上承河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瀘陽縣北

東南注

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

按地形志及五代志皆云合州治合肥合肥前已降黃蓋夷今任忠

又克合州外城何也當考庚戌淮陽沅陽郡皆棄城走

五代志梁置淮陽郡於下邳郡之淮陽縣又置

潼陽郡於東海郡之流

王子周皇孫衍生

齊主導遊南苑從

官賜死者六十人

改正賜死通鑑誤作賜死今從北齊書及北史改正

以高阿那肱為司徒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

按齊涇州治石梁是年四月徐擾已克石梁城

乙卯宣毅

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周

癸亥黃獮克合州

以此觀之則前請降者乞臧戎率也

吳明徹進攻仁州

地形志梁置仁

州治赤坎城蓋在山陽縣界

甲子克之

治明堂

五代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開安六座四方帝

各依其方黃  
帝居坤維  
秋七月戊辰齊遣尙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

昌出自巴嶺出自巴水嶺水之聞也遇安州刺史汝南周炆炆留羸弱設疑

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閒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

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峽口峽石口也夾岸築兩城以扼淮

流周炆克巴州後齊置巴州於黃岡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竝殺其戍主以

城降絳城蓋虹縣城音同而字異耳五代志彭城郡穀陽縣後齊置穀陽郡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

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

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二城皆在壽陽城中相國城劉希伐長安所築故名金城

壽陽中城也自晉以來率謂中城爲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壬寅

盱眙城降盱眙縣亦屬江都舊置盱眙郡王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海安城在海陵縣東今爲海安鎮

青州東海城降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今胸山縣戊午平固戾敬泰

等克晉州

平固縣沈約志屬南康郡吳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五代志同安郡梁置晉州因晉熙以為名

月甲子陽平城降

五代志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

王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

頭城

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馬頭郡

甲戌齊安城降

五代志永安郡黃岡縣後齊置齊安

郡

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此廣陵非江都之廣陵按魏太和中蠻帥田益宗結

主於吳越為立東豫州治廣陵城五代志汝南郡新息縣魏置東豫州則此廣陵乃新息之廣陵也又梁武帝置楚州於汝南郡之城隍縣治楚城即楚子城也水經淮水先過城陽縣而後過新息縣則知廣陵城與楚子城相近

壬午周太子

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

宇文孝伯言於周主邕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

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

聖賢猶望日就月將

就從也將行也從事於學將以行之也鄭元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

然悔無及矣周主敏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

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周主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  
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霽伯仍爲左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周主密  
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  
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  
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  
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  
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

夜明

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

地形志豫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按東魏置譙州於潁陽則

黃城亦其屬縣也蓋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水經注柴水東運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東北入於淮謂之

至十月甲午郭默城降

晉氏不贊劉石疆盛郭默轉徙而南築城以自保故有其名

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宏正爲尙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

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繹爲侍讀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齊主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齊主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尙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塏所厚孝琰嘗謂塏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敢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

爭未決長轡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資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

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按水經注肥水過壽陽城而入淮然引流入城交絡城中吳明徹堰之以

灌城其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段鄒皮景和

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

淮口蓋卽潁口景和之師自潁

上出至淮而屯因謂之淮口

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

然如此也如眾數十萬去此始度淮也

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嚮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

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駒送建康

駒音陶

景和北道

盡收其駝馬輜重

附錄盧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入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

言其終可大用後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積爲陳人所憚及是被擒時李駒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

此頭面何可誰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囚寄書於弟士達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還某月某日漸損

甚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當以頸血滅城而死佛敎不聽自殺故荏苒餘生今可死矣于是閉氣而絕潛雅性貞固祖庭嘗要

潛陷仁州刺史劉述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慕容嚴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戎爲人有如昆弟我死特

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餞拒出門自傳不可動至視以爲嚴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遂率命拒乃行潛以馬

價爲營福事其

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

爲時重如此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

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

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

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  
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  
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釋聞之頗以  
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  
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卽  
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懼陳兵之來真欲盡河自保丁未齊  
遣兵萬人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齊遣兵援蒼陵又破  
之地形志揚州淮南郡壽春縣故楚有蒼陵城水經注淮水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蒼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齊  
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之除尙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爲豫州  
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湛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



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

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纛耗為征

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

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根克胸山城五代志東海郡有胸山縣

辛巳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通鑑郡化明縣故曰睢陵置濟陰郡己丑魯廣達攻齊南

徐州克之書齊南徐以別京口之南徐以五代史攷之齊之南徐州本置於下邳郡宿豫縣詳又註於考異之下以

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考異曰陳書帝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按北齊書祖瑒傳瑒任全北徐

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乃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

邪沒魏莊帝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

鎮琅邪魏收地形志太和中立北徐州於宿豫蕭衍置北徐州於

鍾離南北兵爭疆場之閒一彼一此各立州郡常隨其所立州名舊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齊北徐州

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瑒命不開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

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琯忽令鼓譟震天  
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琯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  
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旨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  
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拔兵琯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  
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  
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徐廣事見一百十九當塗  
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司馬孚事見七十九梁故建甯公琳當離  
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尙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邁萑  
宏之誓周靈王卽位諸侯不朝萑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諸侯之不  
來者欲依怪物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  
至敬王晉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塲早造末僚預參下席降辭  
人殺萑宏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

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  
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畱墮淚之人昔廉公告  
逝卽肥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櫨由此言之抑有  
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  
墓其志節又吳明徹亦數夢王琳求首並爲之啟上十二月壬辰  
朔并熊曇朗等首皆還其親屬塲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  
數千人塲閒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  
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諡曰忠武王給輜輶  
車以葬之 癸巳周主瓦集羣臣及沙門道士自升高坐辨三教  
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 乙未譙城降 乙巳立皇子叔  
明爲宣都王叔獻爲河東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 詔徵安州刺

史周昺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昺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昺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眾軍以討龍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以昺爲定州刺史 是歲突厥求昏於齊

甲太建六年

齊高緯武平五年周宇文邕建德三年後梁蕭詧天保十三年

春正月壬戌朔周齊

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 己巳周主宇文邕享太廟乙亥耕藉田 壬

壬上享太廟

甲申廣陵金城降

去年九月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其金城至是始降

二

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主高澄還鄴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

六人進爵爲王 辛亥上耕藉田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

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高澄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

斫骨復

姓光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與并州諸貴書云欲入除君側

之惡進軍至陽曲

五代志太原郡汾陽縣舊曰陽曲

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稍海

在晉陽倉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齊主聞變使尚書令唐邕都

督劉桃枝等馳之晉陽辛丑齊主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

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千盞先是

有人告思好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

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爲通

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爲錄尚書事乙卯周主遷如雲陽

宮丙辰周大赦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三月辛酉周主還

長安癸酉太后殂周主居倚廬

考異曰隋書張衡傳云武帝居憂與左右出獵衛尉張衡與親切諫案

帝居喪有禮疑衡自牧之妄

朝夕進一溢米

鄭元曰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總釐庶政衛王直諧齊王憲於周主

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吳生俱非正嫡特以

吾故同祖括髮

杜預曰以麻約髮也

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

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人夏四月庚子彗星見

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弔於周

薛孤康

且會葬初齊世祖爲胡

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爲火所焚至是齊主靈復爲穆后營

之使商胡齎錦綵三萬與弔使偕往市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

之及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爲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

出則竝馬誓同生死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

還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

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寢苦居廬

以申罔極

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

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庚午齊大赦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

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 西兗州治定陶 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

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是月齊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 六月壬辰尙書

右僕射周宏正卒宏正字思行爲人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

優剛腸似直善元理爲當世所宗侯景之陷臺城士大夫多屈節

宏正獨嶢然不染元帝在江陵遺其弟宏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

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己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

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游援掩淚恆思吾至如望歲焉松

柏後凋一人而已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

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宏正乎宏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

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宏正至僧辯  
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因知周宏正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  
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卽日啟元帝元  
帝手書與宏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  
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晉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  
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仍遣使迎  
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兩周謂宏  
正及弟宏讓也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元帝嘗著金樓子  
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  
周宏正 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竝行

行布泉  
見一百

六十八卷世  
祖天嘉元年

戊午周詔曰至道宏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



幽元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消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  
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  
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蹟元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  
教義者竝宜宏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高岱之崇屮屮音

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秋七月庚申周主邕如雲

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初周  
主取衛王直第爲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末  
取廢陟岵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直曰  
一身尙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周主校獵而亂行周主對眾撻  
之直積怨憤因周主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肅章宮門名

長孫覽懼奔詣周主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

黨與連爭門斫傷連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連恐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連帥畱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周主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爲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爲大將軍賜賚甚厚置之亂也百僚多有趣者宮尹中士安定皇甫績聞難獨馳赴宮太子養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周主聞而嘉之遷小宮尹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養常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督以嚴訓憫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博覽經史遂以成名丙申周主薨復如雲陽癸卯齊主遷如晉陽甲辰齊以

高勸爲尙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邕如同州 冬十月丙申

周遣御正宏農楊尙希禮部盧愷來聘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又改禮

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杜佑曰周制禮部中大夫屬春官愷柔之子也性孝友神情爽悟嘗

從周主邕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先見曰昔田子

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周

主美其言而止及是聘陳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愷爲使一依本

朝陳人莫能屈 甲寅周主邕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

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尙書王瑒爲右僕射度支尙書孔

與爲吏部尙書瑒冲之子也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功

敘其功降附敘其實與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疑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

始興王叔陵屢諷有司求爲三公與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三公一命

袁命張身之章也

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

須在鄱陽王後

言世祖之子當先為公

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 齊定州

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愛波斯狗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

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我學文宣伯

之為人齊主繹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宿之間在州何事最樂對曰

多聚蠟於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

三三升道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噉不

己

蠟蓋人畏渡淮以北即有之通俗文長尾曰蠟短尾曰蠟浴斛浴器也

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

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為

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蠱不可赦齊主不忍

明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搯而殺之 周涼州比年地震壞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一終

城郭地裂泉湧出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陳紀六

起太建七年  
盡太建八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乙未太建七年

齊高緯武平六年周宇文邕建德四年後梁蕭詧天保十四年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

郊癸酉周主邕如同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五代志下邳郡

夏邕縣梁後齊置潼州治取慮城

齊主纘還鄴

辛巳上祀北郊

陳制亦以開歲正月上辛

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闕歲者一歲祀南郊一歲祀北郊也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戊

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

地形志下邳郡有柵淵縣武定八年分宿豫置

齊主纘言

語澀啞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

人視

所謂弱

雖三公令錄奏事

令尚書令錄錄尚書事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

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

一耕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敝盛修宮苑作偃武脩文

聚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瑋瑋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所好

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

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

晉陽宮也

每有災異

寢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晉

韻竊窺極於哀思使胡兒闔宮聳齊唱和之樂往哀來無不殞涕

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民閒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齋

兒村齊主白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閒以爲樂又寫築西鄣諸城使

人衣黑衣攻之齊主自帥內參拒關

寫築者寫諸城之形而築以象之黑衣者象周之戎衣內

參者諸

國官也或實彎弓射之自晉陽東巡軍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特

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徹夕辦當勢者因之貨一而責十

憑寵任陞令荳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

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竝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

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

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出

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

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御馬則藉以氍毹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

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粲肉或於馬上設褥以

抱之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犬至數日乃死馬犬鷹乃有



儀同郡君之號所謂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者是也至有

鬪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

魏齊官制凡祿各以品秩爲差官一品每歲祿入百匹二百匹爲一秩從一品

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爲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爲一秩

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爲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爲一

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爲一秩四品一百四十匹六十匹爲

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爲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爲

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爲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

爲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爲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爲一

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爲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爲一秩從八

品三十二匹八匹爲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爲一秩從九品二

十四匹六匹爲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

以錢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 諸嬖幸朝夕

娛侍左右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旣而府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賈官

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

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由是州縣職司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

縱民不聊生 周主岷謀伐齊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

亦增脩守禦固柱國于嬰諫曰強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  
益大計不如解嚴繯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一舉  
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  
閒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  
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  
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敵有豈不可  
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周師若自軹關出險趨鄴前無  
阻隘可以兼與陳氏共爲犄角欲約陳共攻之左傳晉如捕鹿晉  
方軌橫行人角之諸戎犄角者當其前犄  
者犄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魏永安中置廣州於魯陽魏分東  
其後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周都長安以襄漢荆襄爲山南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  
晉之路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河東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

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關河之外指齊境而言岳動

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竝趨虜庭必當望旗犇潰所向摧殄一

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立與陳人

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萬春地名新舊志武德五年所罷

三鵠以北萬春以南韋孝寬意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

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輜場彼若興師

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事引其腹

心之眾我無宿眷之費莊子通百里彼有殫命之勞左傳申公巫

子重司馬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一二年中必自離叛

月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

閭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摧

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

此言十載以武王取紂猶煩再舉史記武王三年喪畢親兵孟津

教訓言之也武王取紂猶煩再舉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

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三年紂淫暴日甚今若更存遵

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復伐紂滅之今若更存遵

養詩周頌於縶下師遵養時晦毛傳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云

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蓋是晦昧之君以老其惡自是說者

慈祖其義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

惠工蓄銳養威觀變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

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伊婁虞復姓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

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黷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

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周主大笑三月丙辰使  
謙與小司寇元龜聘於齊以觀釁 丙寅周主駕還長安 夏四  
月丙戌有星孛於大角 甲午上享太廟 監豫州陳桃根得青

牛獻之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

外焚之 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尙書右僕射 六月壬辰

以尙書右僕射王瑒爲尙書僕射 甲戌齊主繹如晉陽 秋七

月丙戌周主邕如雲陽宮 周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額上有五

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殿重雖至親昵

不敢狎也纖伯下大夫長安來和纖伯周置屬大司徒杜佑曰周地官之屬每方纖伯中大夫也

每縣小纖伯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

誅殺周主邕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周主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

堅父忠從周太祖屢有戰功賜姓普六茹氏 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

周主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陳無不破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

史王誼謀伐齊又追納言盧韞乘駟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

安州子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

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

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瓊

瓊正侯莫陳瓊通鑑原文作侯莫陳崇此傳寫之訛也而

明註以為崇已前死此又一崇也殊為不考今按周書本紀及瓊本傳昭然可據故改正之但周昌公瓊傳作同昌郡公當以同昌

為是然周紀及北史皆作周昌故不敢妄改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萬

趨黎陽隨公楊堅廣甯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

陳芮帥眾二萬守太行道

太行道在河陽北守之飲以斷并冀殷定之兵申公李穆帥眾

三萬守河陽道

自河陰北渡河為河陽周主將攻河陰守之以斷其相往來常山公于翼帥眾

二萬出陳汝

蓋令于翼自安州出陳汝自齊王憲以下皆偏師瓊崇之弟芮崇之子誼盟

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

宣帝太建七年

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尙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

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

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

斐曰民部蓋屬大司徒。斐音媚。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

河北直指太原此卽出蒲晉抵晉陽路其後周主再舉卒出於此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遂伯下大夫鮑宏曰遂伯蓋髡髡周官遂師之職杜右曰周地官之屬有左右遂伯中大夫也小遂伯則下大夫每鄉

一人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先帝

謂宇文泰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汾潞謂汾川潞川

平陽上常也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

鮑泉事梁元帝江陵被宏入關壬午周主帥眾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

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癸卯周遣使來聘周師入齊境禁伐

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邕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

武濟城名周武王伐紂

進圍洛口

洛水入河之口於此置城

拔東西二城縱火

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

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

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渾是也永橋地近三城按懷縣有永橋鎮懷縣

隋唐爲懷州武德縣宋白曰隋大業十一年移脩武縣於永橋卽今武陟縣水中沙曰渾地形志懷州有太安郡

齊洛州

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

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

陽將兵拒周師

考異曰北齊書云閏月己丑案是月癸丑朔無己丑又下有庚辰蓋誤也

至河陽會周

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

河水迅急溯流西歸追兵且至故焚其舟艦由陸道

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

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



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

戊寅周主還長安 庚辰齊以趙彥深為司徒斛阿列羅為司空

斛阿列羅三字姓 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彭城壬辰敗齊

兵數萬於呂梁 甲午周主還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

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

以王瑒為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吳郡陸繕為右僕射 庚午周

主還長安

丙太建八年 齊高緯隆化元年周宇文邕建德五年後梁蕭詧天保十五年 春正月癸未周主還

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 杜預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入河○涑音束 甲午復還

同州 甲寅齊大赦 乙卯齊主還還鄴 二月辛酉周主還命

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王軌左宮正宇

文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齊括雜戶安

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者悉集

魏唐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雜戶魏孝武入關雜戶皆在東

魏後齊因之仍供廩役周平齊乃悉放諸雜戶爲百姓

有隱匿者家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

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 三月壬寅周主遷長安夏四月乙

卯復如同州

己未上享太廟

尙書左僕射王瑒卒

考異曰陳書庚寅瑒

卒按長歷是月己酉朔無庚寅陳書誤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安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太子叔寶欲以左良尙書江

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尙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

之華

晉惠帝爲太子潘岳陸機皆爲東宮官

而無園綺之寶

國公綺里季羽翼漢太子盈高帝遂不易太子

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

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所見願選敦

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尙書

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

子不宜爲太子詹事

謂回避父諱不  
宜居是官也

奐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

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總敦之

曾孫也甲寅以尙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帝欲以孔奐代繕詔

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爲右僕射頃之總與太

子爲長夜之飲着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

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康

五代志義城郡古晉壽也後魏立益州  
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

又改曰  
利州

驕矜無度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殺融

丙辰賜康死

丁巳周主邕如雲陽

庚申齊宣陽王趙彥深卒

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以溫謹著稱旣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

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衰倖也孝卿羌舉

之子

斛律羌舉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三年

比於餘人差不貪穢

秋八月乙卯

周主廩還長安

周太子伐吐各渾至伏侯城而還

伏侯城吐谷渾國都也其

地即漢西海允祚

宮尹鄭譯王端等

周置太子宮尹蓋創詹事之職

皆有寵于太

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廩

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

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

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

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

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

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周主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

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周主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周主以問弼對曰皇太子懿德春宮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日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周主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酒罷周主責孝伯曰公靈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知其意默然久

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周主曰皇太子非社

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不從容而言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

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悔悟周主深以軌等言為然為太子得

位穀軌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丁卯以司

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齊主

纒如晉陽營邯鄲宮此二事也既如晉陽又營宮於邯鄲齊有

野雉登於御坐獲之有司不以聞九月戊戌立皇子叔彪為淮

南王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

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

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

齊治通鑑補卷之百七十一 齊紀六 四補

扼其喉謂去年河陰之役漢嬰敬曰今與人晉州本高歡所起之

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

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周

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

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驍王儉大將軍寶

泰廣化公邱崇為左三軍廣化郡公五代志河池縣後魏曰廣化置廣化郡齊王憲陳王

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憲繼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

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儒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

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汾曲汾水

之曲在平陽南水經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是汾曲也遣齊王憲將兵二萬

守雀鼠谷水經汾水南過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開道隔水左右悉結偏梁開道累石就路築營

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載山阜下臨絕嗣俗謂之魯船橋蓋通古之津隘又在今之地形也陳王純步騎二

萬守千里徑千里徑亦當在平陽北要路之一也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

統軍川地屬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齊子嶺在焉氏公尹升

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此焉氏縣公也地形志涼州番和郡有焉氏縣因燕支山以名縣隋并入番和縣水經註

教水出垣縣北教山其水南應鼓鐘上峽又南流歷鼓鐘川西南有治官世人謂之鼓鐘城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屬百

神即是山也垣縣涼城公辛詔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此涼城郡公後魏于此置郡郡涼城公辛詔步騎五千守蒲津關也後魏立涼

城郡于漢沃陽縣隔澤北七里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郡取名也按後魏自六鎮反亂此地皆棄之不能有後周時取郡名以封

尉耳漢魏以後五等之封皆無實土其來久矣蒲津關在趙王招

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水經涼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藎谷俗謂之華谷即齊將斛

律光取周汾北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汾水關當在霍邑縣南臨汾縣

北自此以上凡言守者皆以斷齊援兵之路周守蒲津關者為後魏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雀鼠谷汾水關遣內史王



設監諸軍攻晉州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賈嬰城拒守 癸

亥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 甲子齊

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

下督戰城中窘急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

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

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賈所拔佩刀劫之

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賈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

馮淑妃獵於天池 考異曰馮淑妃傳云獵于三堆今從高阿那肱傳余按宋白續通典嵐州靜樂縣本三堆也天

池亦在縣界 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

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晉

州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 按齊主獵於祁連池

癸亥遷晉陽甲子即集兵庚午自晉陽帥兵渡晉陽王申晉州陷時主方獵於天池馮淑妃請更殺一圍審如是則晉州陷之日齊主猶在天池天池今在冀州靜樂縣至晉陽一百七十餘里自晉陽南至晉州又五百餘里齊主既以庚午違晉陽而南無緣復北至天池猶謂獵祁連池與獵天池只是一事北人謂天爲祁連故天池亦謂之祁連池通鑑萃集諸書成一家言自癸亥排日書至庚午發晉陽是據北齊紀書高阿那肱不急奏邊報是據阿那肱傳書請更殺一圍是據馮淑妃傳合三者而書之不能不相抵牾又馮淑妃傳以爲獵於三堆三堆在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

二城二城皆在晉州北洪洞城在陽縣取城北洪洞嶺名之永安古是縣地隋改曰霍邑更圖進取齊人焚

橋守險周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永昌公椿五代志巴

東郡大昌縣後周置永安郡雞栖原在永安北憲密謂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

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

後賊猶致疑也漢皇甫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

向千里徑壬申晉州陷癸酉齊軍已向千里徑則知晉州陷不與獵天池同日明矣又分軍出汾水關

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圍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  
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  
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  
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畱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  
己卯齊主至晉州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  
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  
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  
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紘  
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  
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

宇文貴本朔方人徙京兆仕周爲大司馬非周之族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至

高梁橋憲以精兵二千阻水爲陳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名時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諒竝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以下竝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亦旋軍而齊人又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百餘人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晉州晝夜攻之城巾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

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水遙爲晉州聲援齊人作地道攻晉州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舊橋近城別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繫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縱之使還使齊師知周師將復至而懼亦以堅晉州守者之心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高顯舊近涑川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晉州戊申周主至晉州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

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堦北

晉山當在平陽城西

周主命齊王憲馳

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

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

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

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堦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

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晉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

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

攻玉壁事見一

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卻守高梁

橋地形志晉州平陽縣有高梁城水經註汾水逕高梁故城西故

高梁之墟也晉文公害懷公于此汾水又南過平陽縣東新唐

志晉州臨汾縣東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

一撮言其少也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

宣帝太建八年

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竝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眾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武衛屬左右武衛將軍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聞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將領也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閒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施粉添粧也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

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祿翟等

五代志禁制皇后謂

服也阜上阜下親尊則青上標下齊制皇后助祭朝會以祿衣副郊祿以褕狄小婁以闕狄親親以褕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褕衣六服俱有祿膝織成緹帶周制皇后翟衣六祀郊雝朝享則翟衣素質五色祭陰社朝命婦則褕衣青質五色祭羣小祀受獻聖則翟衣赤色采桑則翟衣黃色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褕衣白色食命婦歸甯則翟衣元色隋制皇后褕衣深青織成爲之爲羣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釋名婦人上服曰褕具下垂者翟也鳴鶴俱雉名○褕音圭獨晉屬褕音搖翟音推翟音衆觀音袞音卓祿直質反

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

去辛亥周主入晉州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

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眾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



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

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

魏孝昌中改懷朔鎮爲朔州本漢五原郡地尋

卽陷沒而朔州寄治并州界後齊置朔州于古馬邑城於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謂馬邑爲北朔州新唐志曰朔州本治善陽建中中馬延徙治馬邑大元以朔州置順義節度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

侯都陽窟谷二縣而以馬邑縣置州

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

羣臣皆以爲不可齊主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

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

萬守高壁

高壁嶺名在雀鼠谷南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高壁嶺杜佑曰在縣東南宋白曰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

谷汾水關皆汾西險固之所

餘眾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

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阿那肱招引西軍齊主令侍

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

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募

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

後魏太和中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高齊天保於馬邑西南

置朔州相去三百八十里故定襄古城之朔州有北朔州之稱

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

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

介休縣屬西河郡齊

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

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

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

鄴郡謂并州之地爲山西謂曰并州兄自

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

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

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惟高

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立州刺史五代志京兆郡華原縣後魏改爲立州下詔諭齊君臣曰朕親取羣雄長驅宇內六軍舒旆萬隊啟行勢與雷電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索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視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效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尙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尙書事建

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  
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驛兵度支孝卿事多專  
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習舊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  
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  
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屏

弱

曰武平者稱齊主年號

政由宮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

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

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千子右衛大將軍段暢

補正通鑑原文云沐陽王右衛大將

軍段暢御似段暢官爲右衛大將軍而爵封沐陽王矣今考之齊  
齊安德王延宗傳沐陽王下尚有和阿千子四字是封沐陽王者  
和阿千子爲右衛大將軍者

段暢本是二人也今改正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

顯貸文之子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

宣帝太建八年

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甯使

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

名流涕嗚咽眾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軼石以禦敵已

未周主至晉陽

考異曰周書武帝紀丁巳大軍次并州又云已未軍次并州蓋丁巳前軍至己未帝乃至也庚

申齊主人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

陽戎衣及旗幟皆黑且兵多故如黑雲

安德

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

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

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如飛所向無前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

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

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

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齊人欲閉門以闢下積屍靡不得

聞於是周承御上士張壽牽周主馬首

承御上士蓋侍衛左右之官

賀拔伏恩

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周主且城東道阨曲周主莫知所從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諒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

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  
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五代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  
蓋常服也然亦有白紗烏紗之異又

有縹卑維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

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

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甯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

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

婁謙聘於齊周主尋即發兵齊主知之令人責謙曰貴朝盛夏徵

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軾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

東益巴邱之戍人情恆理豈足怪哉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言

將伐齊使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

謙來觀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

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周主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留王孝珩請使任城王

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

按新唐志并州關一名土門關

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

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

後魏自平城遷都洛陽置司州後魏自平城遷都洛陽置司州

爲司州以洛陽爲洛州

臣請將京畿兵出溢口鼓行逆戰

洛口溢水之口山海經溢水出神苗

之山圖經泉源漢涌苦湯焉

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遁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

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立忼慨



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承

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

後齊制官多循後魏大丞相太宰位最

爲崇重大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爲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

朔州行臺僕射高勸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

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兔縱鷹犬搏噬取之勸執

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

慮後患耶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

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

無所恨勸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

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  
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  
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  
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  
雀門朱雀門鄴宮城正南門也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  
從是時人情惴惴莫有關心朝野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  
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  
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  
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  
革易齊主引尙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二終

宣帝太建八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二終